

解 昆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博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國立中興大學通識中心教學組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文學、數位文學，著有《轉譯現代性》、《青春構詩》、《心的隱喻》等書。

從事現代詩、現代小說、現代散文、電影劇本之創作，各種創作曾獲文建會臺灣文學獎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全球華文之星雲獎、梁實秋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等。創作，是為了活下去。



牢中生字

ㄅ

凌晨五點三十分，我依約準時站在這陌生小鎮廟口，包包裡帶著描紅寫字本與筆記。廟口已聚集了人，我看見阿生站在堂口左手高揮，右手還拿著畫臉筆大喊：「排ㄟ，在這裡！」凌空我看見一串被拋起的紅色爆竹翻臉亂響，趁勢跟著他竄入堂中。

堂中幾個家將或綁著緞帶或戴著髮箍，坐在板凳上等著畫臉。阿生示意我坐在一旁，幫他照看小兒子阿明，便調起顏料與挽臉粉。一旁戴髮箍的素臉壯漢等著打臉，左斜披的衣甲內蹦出一刺青猛虎，張爪直往右臂膀掠去。

另一畫臉師已在扮春大神的家將臉上，拿起畫筆顏料勾勒出蓮花圖騰。阿生也凝神

觀察這要扮范將軍的家將臉型，左手腕捧著顏料盤搭接在家將的頸肩，右手以畫筆在家將寬胖國字臉打上濃黑的底。

昏黃燈光中，窗外天色由靛藍漸魚肚白，清朗了起來……但堂中卻隨各個范謝甘柳將軍、文武差的臉慢慢畫好，氣氛越益肅靜。

小阿明在一旁木長椅坐不住，便在堂中兜轉了一陣，拉我出堂到廟前廣場透透氣。剛進了夏季，氣候濕熱，廣場夜來蚊蚋到清晨仍盛，他左拍右打前擺後閃之間，竟跳起了八家將舞蹈。我看他在廟廣場上收腳、踢腳，假裝拿著葵扇撇顫，便模仿他一起跳。我身體僵硬，搖擺踢蹬頗不到位，活脫像大猩猩走路，逗得他哈哈大笑。

阿生又走到廟堂口，示意我們進堂。廟正堂內要出陣的八家將已於長板凳坐定，團員、信徒隨堂主捻香祝禱。突然間為首的壯漢大喝一聲！拍案！

我嚇了一跳，小阿明輕拍我，小聲跟我說：「叔叔別怕，要降駕點將了歐。」入了廟口後，其實都是小阿明在照顧我，這小鬼頭帶我悄悄在人群中移了位置，我才看到前方神案上那壯漢降乩，威風凜凜向空左右揮臂。幾個人見狀趕緊端來一張桌案，在乩童腰腹間綁上紅帶。

乩童大力握拳搗蒜般在桌面發出砰砰聲響，搖著頭寫著隱形字句，一旁的館主在旁看著念誦給大家：「眾員八將……吾……真歡喜……大家準備……真澎湃……」位列前班的阿生在一旁也伸長脖子湊過去看，若在遲疑不決時猜字，也努力睜眼盯著桌面。直到館主對眾家將喊著：「八家將……乃忠義神將……愛協力……快通呷毒！」阿生聽到，默默低了首。

紅帶乩童側身一旁，拿著香爐，繞過刑具爺、文武差、甘柳謝范將軍、春夏秋冬大神。被召喚點醒的諸神將搖動蒲扇、兵器，落腳齊步出了廟堂後，我也隨人潮魚貫而出。此時廣場開道的插旗發財車早發動引擎，陣頭已蓄勢待發。

濛著日頭的光燦，將團與陣頭浩浩蕩蕩出陣，繞著小鎮櫛比鱗次屋樓中的街巷而行，掃煞抓惡鬼。沿路若有宮廟、設案則停，家將陣頭便繞圓踩七星陣。我與阿生一同頸子掛著毛巾，穿著靖安宮的T恤跟在後頭幫忙。在爆竹翻臉、鑼鼓噴吶的煙霧喧囂中，我們行伍而進，阿生笑笑大聲叫：「排ㄟ，像不像之前在軍隊裡行軍操課？」

兩年多前的那幾個月除了零星放假日外，每日凌晨五點三十分，我依規定站在布滿鐵欄的軍隊管訓生寢室走廊前。

打開鐵欄，伊啞聲響中，我快速大力關上鐵欄，踏入充滿鐵欄鐵器交擊回聲的長廊。我叫喝管訓生起床，下床立正站好答數。

再喊口令，要他們重回上下舖摺好棉被，拿出床下裝著盥洗用具的鉛盆，在床前立正站好。

再喊口令，對著門口向左右轉，雙手端著鉛盆的管訓生前後並列依序前行。

步伐不一致時，我示意班長停下來，喊著一二一二，讓隊伍原地踏步統一腳步。我再打開鐵門，帶著管訓生穿過川堂，再往前行又是一道鐵欄，再拉開後才終於到盥洗室。我喊口令，開始動作！他們才在窄小盥洗室中刷牙洗臉。

這一切他們都必須在靜默中前行，如有口令以外的動作，都要筆直舉手喊報告。而這短短從寢室到盥洗室不到兩百公尺，卻在心裡走來漫長的路途光景，就是他們一天管訓生活的縮影。國軍輔導教育中心所收的管訓生，是各部隊認定的頑劣份子，或是在海軍艦隊跳海，在空軍基地不歸營，乃至酒駕撞死人、幫派鬥毆……不一而足。他們的管

訓期長短不一，有的可能過幾個禮拜就退伍，就直接管訓結束；有的則準備上法院，判決有罪就直接移往軍監。

管訓生還不用上鐵鐐、手銬，剛被原部隊長官送到這四處是刀片蛇籠、鐵柵欄，以及武裝憲兵的管訓中心，這份對森嚴陌生環境的恐懼，就足以恫嚇他們順從這個管訓監禁體制。而這個體制就會形成無形枷鎖，無法逃避的戴在他們身上，在他們心中深根。唉，其實對著管訓生喊口令的我，自己也在適應這樣的枷鎖。

我是那年冬天從島嶼南方的步校分發到這管訓中心，原本我受的是裝甲車一二〇迫砲預官訓。但我是念文科的，完全搞不懂如何算這曲線武器一二〇迫砲的三角函數，成天趴在製圖室苦惱算著 \sin 、 \cos 、 \tan 、 \cot ……弄得焦頭爛額。一二〇迫砲又笨重，常常東故障西故障，弄得我們這群預官人仰馬翻。那時我心想，下部隊準備被電爆吧！

沒想到隨著下部隊的日子越來越近，突然一天步校招考心理輔導官。我跟一百多個預官一起筆試、面試，好險寫博論時我恰巧念了幾本心理學理論，居然也就樣呼攏考上心理輔導官，被分派到國軍輔導教育中心。不然要我下部隊去當一二〇迫砲排長，砲彈還沒發射，我這種完全沒有本職學能的菜排，敵人還沒打到，就先膛炸把自己的排炸死。

雖然我掛的是心理輔導官兼排長，但其實我心理也有極大的苦惱。那時失戀，外加景氣不好，我十分煩惱退伍後該做什麼。管訓中心不只把管訓生監禁在圍牆鐵牢之中，更把一日課程弄得緊密。在教室上外聘輔導教育老師的課，掃地澆花拔草之類的已經算很輕鬆。更多的是體能訓練，一天早晚各跑個三千，外加伏地挺身、仰臥起坐、拉單槓……週五更要戴鋼盔全副武裝，在崎嶇的草石地上來回匍匐十來趟。管訓生被弄得這樣緊張疲憊，自然無暇想東想西，甚至動鬼腦筋逃跑。而帶著、陪著管訓生的我，自己內心深處的苦惱也梳理不少。

像我這種菜鳥義務役，就算當預官，也不過是在當個兵過過醬油，演完這一檔長達一年的戲。因此我表面照著國軍輔導教育中心的規定，但在實際執行的細節上，保留了彈性。中餐、晚餐後，入睡前讓他們多抽幾分鐘菸，多看幾分鐘新聞。特別是我每週都必須與分配的管訓生進行單獨晤談，讓他們說說話，說說對自己犯錯後的懊悔、憤怒、徬徨。我還得與他們家人通電話聯絡，更讓我進入了他們背後複雜的家族隱私之中。

雖然志願役資深士官跟我說，不要太相信這些兵，但總之我是信了管訓生。我與管訓生的晤談，交換著彼此悲劇，交互療傷。

一個月幾夜輪到我與憲兵搭配，在他們寢室監看他們睡覺。在昏黃寢室燈光中，我彷彿陪葬秦始皇監守陵墓的兵馬俑。白天大多只能眼睛打量彼此，極少能對話的管訓生們，在晚間入睡後以鼾聲交流，甚至是有時此起彼落的惡夢呼喊。與管訓生共囚在這深夜囚室中，我時時覺得自己沉陷在管訓生深海怒流般的集體潛意識中，像艘被暗濤撕碎的船。

他們必須被我所監督、窺視的，不只內心，還有身體。

為了不讓管訓生有私下接觸，進而發生嬉鬧、衝突，每晚他們在完全沒有隔間的盥洗室一次解決洗澡、洗衣服時，我與士官班長們都必須在門口監看。他們理了個大平頭，穿相同款式運動服、軍裝，被我們製作出一模一樣的形象。只有在一絲不掛的裸體狀況下，那被泡沫搓洗擺弄的肌肉、性器……才呈顯他們天生的差異。又特別是管訓生肉身，幾乎必備的刺青。於是我每次總可見各式各樣的猛鬼、歌舞伎、龍虎、骷髏……在熱水水氣、沐浴香氛中，四處奔跑沖澡、洗衣，阿生背刺的阿修羅也是其一。

我對阿生一開始最有印象的，就是他與眾不同的阿修羅刺青。一般管訓生的刺青初看懾人，但看多了其實發現都是固定套模單色刺出來的，非常呆板。阿生整個背部是一大面三頭阿修羅，刺上血紅色、紫黑色花紋，六臂各執長劍、寶輪、弓箭法器，各往前臂、

前胸蔓延。這阿修羅刺青彷彿與阿生背對背擁抱，彼此扛背護守。或者，搏鬥。

阿生初來管訓中心報到時，不是我接辦手續的。我不知道他一進管訓中心時，是帶著怎樣的表情？哭喪？坦然？驚懼？但阿生即使靜下來，他的臉也是帶著笑，這是他的面相。雖然，他肩背雙臂上的阿修羅並不是這樣的面容。笑與怒，是他面對現實的一體兩面。

剛進管訓中心時，會給新來的管訓生適應期。這段期間對管訓生只有基本跑步體能、口令動作的訓練，對身高將近一百八十分，人高馬大的阿生來說，自然不成問題。但我要其他「資深」管訓生背〈中華民國陸海空軍軍人讀訓〉給阿生抄、順道測驗時，阿生打開簿子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我問：「是他背太快，你來不及抄嗎？」

阿生囁嚅：「報告心輔官，我不會寫字……」

我：「那你認得什麼字？」

阿生在寫字本上，拿著筆歪歪斜斜寫到「萬」、「壽」。

□

我狐疑：「你怎會這麼難的字？」

阿生：「報告心輔官，我是畫臉的。」

我：「畫臉？」

阿生：「報告心輔官，就是八家將的畫臉師，臉譜上會畫那兩個字。」

我：「那你會注音符號ㄉㄨㄛㄟ嗎？」

阿生：「報告心輔官，只會幾個……」

第一次遇到不會寫字的管訓生，我暫時只好叫資深管訓生三號矮仔慶用唸的，讓阿生邊聽邊背。我特別去調了阿生到管訓中心時，部隊送呈與移送管訓中心理由說明書：

洪正生，十九歲，臺南人。提前入伍之兵員，育有一子。

去年中分發至本部隊，家中經濟尚可，曾主動詢問連輔導長簽志願役之程序。

去年底，連上班長發現，兜售安非他命、快樂丸等毒品給連上兵員。經查證屬實，經各程序會議充分討論，部隊長官決議移送國軍輔導教育中心，以免造成部隊危害。

看過卷宗，經過一天操練後，晚上我依規定叫班長帶阿生至輔訓室。比起教育訓練的教室、操練場，這個輔訓室有舒服的沙發，心輔官也可讓管訓生在這裡抽菸，好放鬆心情面談。在一天固定早中晚餐後與睡前四次抽菸時間外，多出來的抽菸機會，以及跳出制式化的軍事訓練課程，使得管訓生非常樂意「分享」自己心理真實的想法，以及過去用不少小謊言包裹的衝突。

這些會談在管訓生剛來時施行，一方面是關心他有無適應新環境，另一方面是旁敲側擊，看他們對之前被申報的打鬥、酒駕、吸毒、犯上等事是否坦承，或者前面單位申報不實。後期才會關心他們心理、人際關係、體能成績，以及出輔訓中心後的生涯規劃。

這樣一對一對談，說真的，完全是對一個人性格的裸露。儘管我們分據辦公桌在長椅平坐對談，但身為心輔官兼排長的我其實是坐在整個管訓結構位階之上，俯視檢查被管訓者遊走的眼神、言詞。是他們被迫對我裸露，而我不必。我偽裝在我心輔官身分形象之後，安慰他們，訓勉他們，給他們人生建議……但其實每每放假走出那布滿迴圈鐵絲網高牆的輔訓中心，我對我營區牆外那亂如線團的人生，退伍即失業的危機、老邁父母照養的難題……也乏力整理。

我請班長守在門口外，讓阿生坐在沙發，桌上準備些餅乾飲料，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香菸。我按下錄音筆，開始進行第一次的個別輔導。

我：「你為什麼被送來這裡？」

阿生：「報告心輔官，因為我在部隊賣毒品……」

我：「沒關係，在這間輔導室中，你可以不用再喊報告心輔官或排長。你為什麼在軍中販毒？」

阿生：「因為我沒有錢……」

我：「你才幾歲有那麼需要錢？」

阿生：「因為我想靠自己將囡仔飼大漢……」

我：「說到這，我才想問，你才十九歲就有兒子了？」

阿生：「對啊，我跟一個大學女生生的。我沒念高中，國小國中不愛讀書到處鬼混。那時候跟朋友跑各縣市玩，KTV、夜店、演唱會到處玩，那時候在夜市搭訕她……就是到處玩……後來有了……兩家人鬧得不可開交，我被罰跪在神明廳兩天兩夜。阮爸講，阮做臉師幫神將畫臉，家已卻沒臉見人！後來囡仔生下來，彼個大學女生也走了……囡

仔留給阮，但阮做臉師賺沒幾角銀，只好另外去餐廳打工。我不認識字，去餐廳只能在後場洗菜、切菜，沒法度幫客人點菜，因為我看無菜單，也沒法陪師傅去市場學批貨……現晡時來做兵，囡仔只好交互阮爸爸晟持……」

為緩和氣氛，我轉了話題，拿菸讓阿生自己點上，改問道：「你爸爸也是當臉師？」

阿生點點頭：「阮爸是阮市鎮尚出名的臉師，另外也有做神明雕刻工，阮ê畫臉技術也就是伊教。不過，阮畫了好幾冬，伊講猶原柴柴。伊係畫傳統ê八家將臉譜，阮不服氣，特別再去融入日本歌舞伎、漫畫ê畫臉，想要畫出自己的特色。」阿生眉飛色舞指指自己的手跟背：「阮這na身上刺ê，就是阮家已設計。」

我示意阿生可以點菸時，說道：「八家將好像我們新莊地藏庵大拜拜時經常有看到。」

阿生：「排ㄟ，你住新莊歐。阮kae你講，地藏庵he不是八家將，是地藏庵發源出的官將首。阮做完兵，你來臺南找我，我帶你看八家將畫臉、出團。」

阿生吞吐香菸，講得興高采烈。我看著牆面上的時鐘，發現時間差不多，準備要做晚間睡前體能訓練。我跟阿生說：「我先把資料整理一下，你在這兒把這支菸抽完，

等下跟班長先回教室。對了，你在這裡大約就是要待到退役，你在這裡有什麼想充實的嗎？」

阿生低頭對著手上升起的菸，想了想，抬頭跟我說：「心輔官你能教我寫字嗎？」

我：「寫字？」

阿生：「我想學寫字，出去後Ee講重新做人，至少會當陪我困寫功課……」

我答應了他。每早做完體能，打掃完中心大樓，在等著廚房打菜班準備好伙食前的早自習時間，我便坐在阿生旁邊教他寫字。我帶他先從ㄅㄆㄇ、一三三四開始練習，光這樣就先教了十天。有回體能操課結束，阿生累趴在操練草坪上，班長要他起身，他回看草地上自己拓下自己的形跡，舉起手。我示意他可以說話，他指著草地喊道：「報告心輔官，那個字是不是『人』？」

我知道阿生是真的想學寫字，在準備出營放假前，我拿著教室書櫃裡的字典，準備開始教他認部首，好讓他在我放假的這幾天也能自己學寫字。沒想到，他苦惱地看著這笨重的字典，舉起手來：「報告心輔官，我可不可以先學寫『對不起』？」

在輔訓中心，每週看完華視的〈莒園地〉，每個管訓生都要寫大兵日記，自己檢討一週受訓狀況，順道寫寫自己的心情或可能要跟輔導長上訴的事情。但阿生還在學寫字，我就讓他用週記本好好練習一下這週學到的字。我批改他歪歪斜斜的字，那些在紙上行格潦草跳動的字，像猴子手舞足蹈，擺盪超溢於鐵柵欄之外。我盡責改正，使他合於規範，無論他的文字，還是他的身體。

不知不覺，阿生已寫滿週記本五、六頁。我勉勵阿生盡量寫，我會再從外面書局買描紅寫字本給他練習。而當阿生對不起的「對」仍寫得七零八落，「不起」還歪七扭八略見字形輪廓時，已是他到輔訓中心兩個禮拜的事了。

在管訓中心，管訓生在第二個禮拜開始，開放週日上午家長可至小禮堂會客。我在每週三週四電訪管訓生家長報告管訓生這週的身心狀況時，便會順道問是否本週日會過來，輔訓中心才會製作通行名冊，讓守衛憲兵放行。我打電話聯絡阿生爸爸時，迎來的都是單字式「是」、「好」、「會去」、「叨位」的回答，電話裡那厚實低沉的聲響中，不時穿插著木工削木、敲釘聲響的回音。晚上個別輔導時間，我對坐在輔導室的阿生說

這週他爸爸會進輔訓中心營區看他。

阿生面有難色：「排ㄟ，這管訓中心bē太陰吧？」

我：「陰？」

阿生：「無啦，我就看到營區左右兩個角落，都供著地藏王菩薩、觀世音。我驚我爸爸進來後會降駕抓鬼。」

候在門口班長聽了，噗吡一笑，轉了頭對看我一眼。我一開始也覺得好笑，但想想不對，若他爸還真在管訓中心起乩，鬧了起來，輔訓中心如何管得住這些管訓生？這些心性不定的管訓生不會趁亂便逃了出去？這在負責關各軍種部隊問題班兵的輔訓中心，可是嚴重的大事。

我有點動怒：「你爸不是臉師，什麼時候又變成乩童？」

阿生：「臉師賺得錢很少啊！我爸益閣有雕神像，後來有一間廟乩童說我爸有潛力，他認真學了。現在臺南另一間廟有請他過去幫忙。」

為了這，晚上管訓生睡了後，我跟幾個士官班長商議。怕事的資深老鳥士官說了，說不定阿生他爸還真是裝瘋賣傻故意引發事端，到時管訓中心上了報，直接管制休假，

要我別惹麻煩直接找個理由搪塞一下，叫阿生他爸別來了。最後，依然是那句：「不要太相信管訓生。」

我想想還是上報給隊長，再一年便退伍的隊長翻了翻規定，找不到什麼好用的規定，便叫我自己處理，並要班長定時回報阿生情形。我想想便聯絡駐守的憲兵排長，溝通一下多派兩個憲兵過來支援，另外也要衛哨在會客那天加緊看守。

值勤班長說，阿生早上掃地好像比較慢一點。

值勤班長說，阿生上午上課好像多看了一眼窗外。

值勤班長說，阿生中午飯吃了多半碗，菜卻只夾一些。

值勤班長說，阿生下午操課趴在地上伏地挺身、仰臥起坐比平常多做二十下。

值勤班長說，阿生睡覺時翻轉了好幾下……

在戰情室面對著滿滿的監視螢幕，隊長問我：「心輔官啊，你怎麼看？」我說：「報告，我已布置好會客川堂，那天各出入口都會有憲兵看守。」

週日一早，出完早晨訓練，管訓生盥洗完，在班長看守下坐在教室。幾個家長進入營區，我鎮守在教室，叫班長帶管訓生到川堂與家人會面，其餘的管訓生就寫寫週記。

直到門口站哨憲兵透過戰情室通報阿生爸爸來了，我才離開教室親自到營區門口。

像熊般理著小平頭的壯漢候在那兒，汗衫下兩手臂少不了也是滿滿刺青。右手白虎張著血盆大口提著一不小於他肚子塑膠袋的零食、飲料，左手青龍則蜿蜒身形牽著一個約莫小一小二阿生的小兒子阿明。

我從門口帶著他們轉入川堂，裡頭正用投影布幕放電影，各桌管訓生跟親人都有說有笑，一角的阿生靜靜看著自己的簿子發呆，一旁班長與憲兵候在他左近。

阿生的爸一進川堂臉色便不好看，幾乎沒有正眼看過阿生，只跟我說了一句：「我兒子給你添麻煩了。」我陪在這桌，這對父子完全沒說話，若非小阿明在這對父子間拿著零食兜轉傳來遞去，我們這桌彷彿川堂其他管訓生一家和樂融融的靜默對照背景。

快近中午，會客時間就要結束，這父子突然異口同聲說要去抽菸。我與憲兵神經緊繃了起來，我使了使眼色要憲兵加強戒備，叫三個憲兵與我一同陪他們到川堂外。這父子也挺拗的，在限定能抽菸的川堂側門口小樓梯平臺，一人各占一邊，正上日中的太陽與我們，夾在他們中間。

看著另一邊的阿生爸爸抽著菸，終於說話了：「你都幾歲，啥攏bè曉無要緊，為何

要吃毒，讓我作臉師，顛倒在別人面前無面子。」

沒想到阿生囁嚅應到：「我啊無呷毒，我賣互別人 nǎ……」一旁的我聽得又好氣好笑，但阿生爸爸丟了菸，便提起醋鉢大的拳頭，要越過我們K阿生。我跟憲兵趕緊隔在兩人之間，這一陣嚷嚷都被川堂外的攝影機拍到了，也害我寫了好幾份報告。

但攝影機沒拍到的是，那時小蘿蔔頭阿明夾在我與幾個憲兵間，拿著阿生原本擱在川堂桌上的寫字本，竄了出來喊著：「阿公你看，這系瞎米鬼畫符？」

阿生爸爸瞥見，向阿生喊到：「你已經會寫々々口口一二三四？」

阿生別過臉，輕輕點頭。

夕

我再次看到阿生這樣輕輕點頭，是在面對立著他名字的香茅茁壯起來的時候。

進入春末，管訓中心主任聽從輔導老師們的建議，讓管訓生在餐廳外的泥土種香茅。倒不是要用作伙房調味，也不是為了驅趕蚊蟲，是為了讓管訓生在栽培香茅過程中，參與生命從種子到發芽，一點一滴茁壯的過程。特別是在每株香茅前都立著栽種者名字，

管訓生照顧起來更加起勁。

阿生拿著小鏟子蹲在小小花圃順著田埂除草，像拿著筆爬著週記本的格子，我都看在眼裡。因此在每週舉行的管訓主管會議中，我力主阿生可以提早結束管訓，讓他回原部隊靜待退伍，已不必關在這裡了，有正常的假可以放，可以回去陪陪自己的小兒子。當然，其他單位長官、士官也有委婉反對的。

坐在前頭的主任，儘管笑笑看著手上阿生的彙報資料，但最後還是裁示否決。我揣摩上意，想阿生原部隊長官就是要阿生在管訓中心待到退伍吧，怕回原部隊待退會增添管理麻煩跟尷尬。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拍拍我肩膀，示意我再兩個月也就要退伍了，也該好好安排退伍後的謀職，不必為阿生這件事過不去。

阿生在退伍前最後的一個半月，春天氣候詭譎變化，就如同中心的人事。管訓生彼此間開始傳染感冒，那個三號因為吸毒而進中心的矮仔慶似乎感冒的嚴重，飯後由班長帶到醫務室去拿藥。相對飯後管訓生馬上被帶去洗全中心的鍋碗瓢盆，感冒似乎成了一種福利。

感冒的人開始變多了，負責戒護監看的班長人力就顯得捉襟見肘。資深士官班長馬

上懷疑這些管訓生是不是也想法炮製好偷懶，要醫務官仔細檢查斟酌，是否要在診斷書上給他們不必訓練勞動的「免死金牌」。

幾個禮拜後的一日上午，中心外聘的道德教育老先生在講臺上講得興高采烈，拿各管訓生名字在黑板上寫藏頭詩，順便解詩為各管訓生預測未來命運時。只見那矮仔慶坐在木桌木椅上搖頭晃腦，原本以為他是在跟老師唸詩，後來整個人越搖越大力，最後整個人突然站起來，又癱軟無力趴在桌上，不住流口水。

我與班長趕緊把他拖到教室後面房間，才發現原來他止不住毒癮，趁我們不注意吞了一大把感冒藥丸，胸前口袋裡還漏掉幾顆。我第一次吼管訓生，氣得握拳直想往矮仔慶臉K去，班長們趕緊把我拉住。而那矮仔慶神情恍惚，早已站也站不直，眼神呆滯一片空白。我們趕緊調閱監視器徹查，果不其然問題就出在那醫務室。矮仔慶感冒慢慢變好，但是他卻裝病跟醫務官拿一樣份量的藥，慢慢積累準備一次吃掉，好產生吸毒迷幻的效果。

不過我跟班長們仔細估算，即使照這個份量收集，矮仔慶也不可能收集到這麼多感冒藥丸，這中間一定有管訓生幫他。於是我叫訓練班長把管訓生帶到操場草地出操跑步，

我跟其他班長一同去搜他們寢室衣物櫃。我們鉅細靡遺地翻，從櫃子的深處，直翻到櫃子夾層，從外套口袋到外套內袋，甚至是手把翻扣、牙膏蓋頭都逐一找過。沒想到居然在阿生外套口袋中，掉落了幾顆感冒藥丸……

我把阿生叫到輔導室，桌上一邊放著繃著他名牌拉開口袋的外套，另一邊放著搜出來的感冒藥丸。

我：「這怎麼一回事？」

阿生：「報告排長，這是我幫三號收集。」

我：「你沒事幫他收集這幹嘛！平時你們講話都要舉手報備，他是怎麼要你幫他的？」

阿生：「我剛到中心時，什麼訓練口令都記不起來，班長叫三號一個字一個字陪我背……他感冒時我在醫務室看他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他使個眼色給我，我就把自己的藥分他了。」

又是「義氣」，我心想。

慶幸這幾顆在管訓生寢室滾動的藥丸沒像滾雪球般，牽涉更多人，還不至於全中心

管休。但我之前力挺阿生，所以也不是寫寫報告就能了事。後來一晚，管訓生在教室前面寫作業，隊長故意在教室後面開會，一連派給我好幾項工作，要我當下迅速安排班長與各處室人力。這自然是刁難了，幾個處室需要的戒護人力與大家的輪休我根本不知道，當然幾個班長、班兵東推西擋，我自然就安排不下去了。

隊長橫眉倒豎，當著全班管訓生、士官班長、班兵大聲問我：「你這樣怎麼領導下去！」

我知道我被「拉正」了，靜默下來。隊長拿著休假本，親自安排事務與人力調配。最後，把我之後的假往前調，讓我明天就出中心排休，我知道隊長最後還是給了我臺階下。

會議結束後，資深士官班長過來拍拍我的肩：「我之前就說了嘛，不要太相信管訓生。」

放假回來，我被暫時調離現職，埋在別的處室重新熟悉學習新職務，完全不像是待退義務役。而在我放假期間，阿生役期到了也自動退伍離開中心了。重新調回原本心輔官工作，已是我準備退伍前的三個禮拜。我改著班兵、管訓生堆積如山的週記，竟然看到裡頭夾著阿生的週記。

我打開週記本最新一頁，上面寫下好幾行歪歪斜斜的「排ㄟ 對不起」。

「排ㄟ，」班長說，「那兩個字還是阿生最後求我教他寫的……」

女

退伍後，我終於離開那高高在上教人好好做人的心輔官工作，出社會當個四處低聲下氣的流浪博士，乞憐別人給我一份能讓我好好活下去的工作。我花了好幾個月，才找到一個教授國科會提供的博士後研究工作。這暫時性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臺灣宗教民俗活動為主題。

計畫主持人面試我時，問我的便是臺灣民俗活動，我便以當初從阿生那兒知道新北市新莊區大眾爺廟發源的官將首文化舉例回答。如今計畫已跑到田野調查階段，我建議計畫主持人可以深入臺南八家將文化，進行南北臺灣宗教扮神子題的拓展。

計畫主持人答應了，要我負責執行臺南這一帶的田野調查。我便利利用 Facebook 搜尋阿生的真名與綽號，果然聯絡上了。阿生退伍後回臺南重操舊業，做的還是畫臉師工作也去雕刻工店當學徒，他特別跟我講：「排ㄟ，我現今真的重新做人，盡量來臺南，我

帶你來認識認識這旁è八家將師傅。」

所以我參加了這次阿生爸爸的八家將陣頭，早上出陣了一次，晚上又出陣了一次。晚上陪阿生畫臉時，我坐在一旁幫忙傳遞畫筆、顏料，因為已比較熟悉畫臉流程，加上之前作的功課，慢慢已看出甘將軍左右對稱的紅黑陰陽臉，柳將軍嘴斜眼歪的章魚足形目，還有謝將軍的白底蝙蝠面、范將軍的黑底潑猴面……

晚上出陣人潮更盛，市鎮中心都是人潮，八家將陣頭踩著七星陣步伐搖擺前行，車輛都移往外環道路。鞭炮、燒金紙、焚香、上沖的煙火，小鎮的夜點滿一片喧囂紅光。

而這一切仍得歸於平靜。

回駕收陣我跟小阿明拿著掃把掃著宮廟前後的鞭炮煙火紙屑。之後趕緊陪著廟公師父將各家將手持的文武令、戒棍、頭枷、魚枷、火盆、花盆、騰蛇、雷公錘擦拭，重新供回各神案。陣頭其他幫手打著赤膊一旁休息聊天抬檯、吃檯榔抽菸，買宵夜的也回來了，大夥便坐在宮廟廣場的石桌喧鬧。

我陪著阿生在廟裡斗室收拾畫臉器材，拉上鐵欄，我與他一起沐浴在月光街燈縱橫投來一條條的欄影。我看著這一切，懷疑我們這一生還有什麼能被囚禁？

阿生轉身，拿出自己描繪各色臉譜面具送我。我打開書包收進去，正準備把描紅寫字本送給阿生時，他拿毛巾抹完臉，拍拍那已在藤椅睡著的小兒子阿明，一邊翻翻有圖的小字典說：「排ㄟ，明仔載我要陪伊寫字，你幫我想想看，伊暑假作文〈我的爸爸〉按怎樣寫？」

評審評語

這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文字根底最好的一篇，頭尾關於出陣，神將之運鏡素描，充滿顏色光影層次與動感。而整個中段，關於軍中管訓班之生態，人在某種權力階級森嚴的處境，仍可以建立最柔和溫暖的關係。透過習字與教字（並變化進畫神臉之技藝），把那或不同階級之單一命運或印象翻轉。一種樸拙的人道主義之光，曖曖暈散全篇。（駱以軍）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從二〇〇九年概念成形，到二〇一五年定稿，共花了六年。花費了這麼久的時間，並不是像重要小說家王文興教授一般，一天寫數十字那樣，而是長期寫寫停停。這樣的寫作狀態，乃處在「現代」學院中使然。

在研究、教學、行政、家庭交錯的生活中，交換著不同的面具，還能寫作靠的是要讓精神繼續活下去的信念。換個角度想，這就如同故事中的主角想要擁有寫字的能，想要在八家將面譜之外，一張能在日常生活的臉一般。

如此想來，不是我完成了這篇小說，而是這篇小說隱喻著我的生活：想要認認真真寫字，想要擁有一張自己想要的一張臉，就是難能可貴的幸福。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第二名

凌 明玉

耕莘青年寫作會講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碩士。曾獲中央日報小說首獎及小小說獎、宗教文學獎小說首獎、打狗鳳邑文學獎、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吳濁流文藝獎、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等。著作有小說《愛情烏托邦》，散文集《不遠的遠方》、《憂鬱風悄悄蔓延》、少兒傳記《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故事》、《我是爸媽的照相機》等，少兒傳記多次獲「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獎。

